

刘 刚/文

1:5,国足与泰国足球队的比赛。国足输了,这不奇怪;国足输给泰国队了,这也不奇怪;国足输给泰国杂牌军了,这还不奇怪;国足1:5输给泰国杂牌军了,这的确让人无法接受。

按理说,失败对国足来说,已经习以为常。对我们来说,也是早已心死。可这一次,国足失利却意外成为大家热议的对象。

就在全民娱乐化国足时,一则新闻又让人开始关注国家队的未来。报道称,国字号球队几乎所有要员开始聚集,声称要解决国字号球队问题。

全民娱乐足球是谁的悲哀

这些情况都符合任何一项体育竞技项目的发展规律,战绩不好,开始调整,无可厚非。可国足本身的比赛,还是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中,被猜测笼罩。对于比赛结果,更是一边倒地嘲笑和恶搞。看得出,这是出于愤怒和失去耐心的表现。我们等不及了,我们已经等太久了。

以前,足球是离不开的生活,电视画面不清楚,信号不好,解说生硬,可赛

场上传来的那份激情和不确定,真实有力。如今,是高清,是全方位的现场报道,可依旧提不起大家的兴趣。不是卡马乔变了,而是我们变了。我们变得不再安心从容。

可以预见,中国足球对待卡马乔就好比我们对待中国足球。没有耐心,没有情感,没有期待。可之前是有耐心,有情感,有期待的。这是可怕的放弃。一两场胜利,就会被媒体和球迷捧

上天,一连串失败,又一股脑的地谩骂。我们试着问问自己,这些年,我们真的没有放弃?有多少是一路陪伴?很多人会说:我喜欢足球,却和国足无关。这是曲线救国,曲线帮助满足内心的热爱。

国足已经成了一个小丑,赛场外的故事远比比赛场上的故事多。这是球迷和国足双方背向而行的开始。相信,国足队员們也对这样的现状不满意。他们也

在骂街,也在安静的失落。

问题究竟出在哪?不是我们的战术,而是我们对足球,对运动的理解。随之而来的便是理解后的方法制度和游戏规则。从某种意义上看,米卢的快乐足球,或许是这些年最为深刻的足球记忆。

从来就不是演得好的人,才能成为明星。那些演技一般,却非常热爱自己的行业,这样的人,同样备受青睐。

我们技不如人,不要紧,可我们看不到那份融到血液里的热爱,这才是最着急的。尤其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化国足的时候,更需要那些严肃的声音。

提升社会正能量 从校对舆论导向开始

巴金央措/文

相比之下,新的国家领导人,总算是带给我们一些希望,所谓不仅在于对贪腐的打击,对实干精神的提倡,更多在于呼吁正能量。在被市场经济的环境污染了30多年之后,正能量是每个人需要的,是如水阳光空气之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。缺乏正能量是很难有片刻惬意的生存空间的。

环顾四周,我们周边已经被各种因素污染,那些污染深入骨髓,成为支撑丑恶本性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取舍,让我们即使对种种毒害深恶痛绝,却很难再相信有正能量。

当一个人曾经说谎,就很难再得到别人的信任,即使遇到灾难需要别人伸出援手,其面对的都是别人的冷漠,只有在自己受到伤害,心灰意冷之后,才能痛定思痛,反思招致那些冷漠的根源,自己所承受的冷漠难道不是自己当初的欺骗与谎言造成的,即使不是有意识地欺骗,都是言而无信,没有履行相应的诺言。

我们总是在怀疑那些倡导正能量的人,因为我们所遭受的毒害,已经让我们难以相信世间的真情与良知,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名利前途。在内心极度绝望的时候,享受片刻的疯狂与奢靡,说着违心的话,做着违心的事。伤害别人的同时,也在为自己掘墓。

贾春宝认为,提升社会正能量,需要从校对舆论导向开始。我们在影视剧、公众传媒之中所传播的故事与权威评论,就需要树立正能量,而不是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。

但或许是需要以主旋律为核心创造思想,或者是作为编辑的水平本身就有限。让我们更多地把受到玷污的水准、那些对我们内心造成巨大伤害的事情无限扩大,让我们无法感受到来自内心的激荡。

在银屏之中,到处都是已经定势的形象。任何剧情与人物都有雷同的地方。

在影视剧中,男人都如长不大的孩子,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感情世界之中,出现的一切冲突追到核心根源,似乎都是观众的讨好,更是符合商品经济社会以及传媒机构生存之道的。

反观女人,则大体都很独立,即使再弱势,面对主动伸出的援手都会断然拒绝,直至提供帮助的那一方让自己感觉“盛情难却”,才会勉为其难地接受帮助。虽然女人在生活中被归于“婆婆妈妈”之类,但在影视剧中的女人,往往都说话做事没有半点儿含糊。

在影视剧之中,不管男人貌似多么孔武有力,只要是出现打斗,最终大体会以女性获胜而告终。两个女人之间的打斗,则会遵循邪不压正的原则。这同样是源自对女性观众的讨好与乞怜,似乎不如此就会让女人们摇头。

客观地评价,其实银屏之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讲理的,都会把绝对的强势和相对的柔弱结合,各方面技巧应用得炉火纯青,即使从事再铁面无情的行业,都会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柔情的那一面,以维护女性整体形象。

在影视剧作品之中,那些老板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,虽然都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,却都是可以做却是说不得的,至少是“迷途知返”并最终回归正道的。反观那些不晓得“浪子回头”的,大体都会让自己走上不归路。

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老板都不是最为注重事业与工作的,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家庭问题,或者不求回报地去做慈善事业,或者为了赚钱放弃了一切良知。

比如孩子,早熟的孩子,任性的孩子,受委屈的孩子,乖巧可爱或者讨人怜惜的孩子,孩子的意愿高于一切,似乎只有不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和挫折的溺爱才是真正爱,这种从人的本能而不是理性出发所带来的行为导向,让人很是纠结。

老人大体都纠结于子女无暇照顾孙子孙女,婚姻与感情上的事情,还让老人不能省心,甚至让老人大动肝火,甚至成为家庭矛盾的源头。当一个家庭之中,出现的形象,不管是老人孩子,还是女人,或者是员工,哪个都需要作为顶梁柱的人去讨好,却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,我们的企业家们就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了。

也有很多励志题材的作品,而且影视剧之中的那种所谓努力只为了实现梦想,而那梦想更多的是得到机会被关注,得到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,得到机会赢得芳心,得到机会赚取钱财或者得到提升,得到拿到客户订单的机会。

在影视剧中,再穷的人都穷得有骨气,深得“廉者不受嗟来之食”的真传,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,都会习惯于拒绝别人善意的援手,直至对方言辞恳切地表示,能接受其援助是看得起TA,不接受便是一种让人伤心了。这种气节,就更是一种匪夷所思到丢失常识的程度了。

在影视剧中,现实生活里的弱势者,比如孩子、女性、员工,都可以不用忍气吞声看别人的眼色行事,都可以率性而为,做最有个性的自己。那么无疑是让TA们的对手感觉无助的。我们发现,虽然所讲述的故事有些吸引人,但结局总是从终点回到了起点,回顾那个过程,我们总是感觉自己是被编剧绕来绕去戏弄的对象。

在影视剧中,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浮躁,很少看到剧中人有长期坐公交的形象,即使再落魄都会习惯性地伸手打车,甚至轻而易举地就拥有自己的车子与房子,轻易地就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,而且作为老板,更常见的是在感情与家务事上的困扰,在如此的困扰之下,可以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而去处理私事。

我们管那叫人性化,生活化。其实不过是一种绝望之中的呻吟。

在现实生活中,没有工作的美慕有工作的,没有假期的美慕有假期的,假期不灵活的美慕那些假期灵活的,假期不带薪的美慕那些拥有带薪假期的,假期前后请假不被批准的美慕那些可以随时请假的。

传统媒体,草根所用的QQ群、BBS到处在传播那种美慕,渲染那种“伤不起”的悲催。其实那只会让自己的内心失衡加剧。抱怨与悲伤都是一种负情绪的表现。

这个世界的舆论,到处都在制造心理失衡,并悲催地表示“伤不起”,似乎如此便可以让自己所遭遇到的“迫害”找到一些声援,得到几句安慰,或者共同抱怨甚至谩骂那些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与事情。

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,任何真正的伤害都是让人自我完善的机会,所以只有让自己学会感恩,才能用更平和的心态去接受那些坎坷与痛苦。

当整个社会都被自由散乱、好逸恶劳以及抱怨谩骂所控制,那么是不大会产生正能量的。还是不要用那种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我们的银屏吧,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正能量,不单纯是激情与活力,更多的是坚韧与淡定。

当我们从积极乐观的角度,用建设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,那么我们所拥有的阳光将会更绚烂,水和空气更为清洁一些。

高铁上的俄罗斯慢生活

明清石/文

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,沿线布满密不透风的白桦林和针叶林,大片的树林间有时又会突然冒出一片开阔草地和闪亮的湖泊。

在黑土地的滋养下,那草绿得快要冒出油来,湖水泛着银光,树林和草原之间点缀着红、黄、白色的小房子。这时候,四个半小时的旅程,只会让人感觉太短。

火车上的俄国人们都在干嘛呢?看书的人真多。有的是拿着iPad看,有的是拿着一本手掌大的小说模样的书,也有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的。

我先是用英文对着她说了一通,没有反应。然后又手舞足蹈地模仿火车开动的场景,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接着拿起写着俄文“火车票”字样的小纸条,在她面前晃了晃,那双灰蓝色的眼睛,直接越过对面的这个外国人,跳到十米开外大门处。

在我消停的十几秒后,她指了指右边的通道,很淡定。

这位冷美人穿着一身铁路公司的制服,坐着的窗口外挂着俄文售票处的牌子,这让我摔入了经验主义的陷阱。原来此处有三个火车站:圣彼得堡火车站、喀山火车站和莫斯科城铁路站。我要买的车票是去往圣彼得堡,显然走错了地方。

和中国以城市加方位命名火车站不同,俄罗斯大城市的火车站大都是以终点站城市命名,于是,莫斯科有了圣彼得堡火车站,圣彼得堡有了莫斯科火车站,这两个车站甚至采用同一张图纸设计,外观几乎一摸一样。

这种姊妹建筑,也常常让人产生错觉,于是在梁赞诺夫导演的《命运的捉弄》里,才会出现如此离奇一幕:男主角新年前夕跟朋友喝酒后上错飞机,去了另一个城市,出租车司机却把他送到了本城与莫斯科同一街名且同门牌的大楼前。

我并不曾有如此奇遇。除去历史街区的老房子以外,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平顶住宅,被西方艺术家称为平庸的社会主义建筑。圣彼得堡火车站和莫斯科火车站,均建成于1851年,19世纪帝俄时期的审美得以保留。

152年后,当我得到圣彼得堡火车站,看到的是满眼沧桑:外墙裸露着红砖,脚下的大理石地板磨得凹下去,罗马柱门廊上方雕像开始风化。在莫斯科,沧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风格,地铁站、人行道、公交车,都是有年头的,看着不新,但使用方便。

原来的候车大厅正在封闭改造,一间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屋子成为临时候车厅。由于俄罗斯是上车检票,不论是否买票,都可以直接在站台候车,中国火车站的人山人海在这里几乎看不到。很多乘客也是大包小包,在牵着警犬的警察眼皮底下,挤过狭小的安检门。

在一位热心警察的指引下,拐好几个弯,我们终于在二楼的一个角落找到了售票厅。在俄罗斯旅行,不会说俄语,衣食住行都颇费周折。除机场外,在莫斯科,餐厅、地铁、公交、公园,几乎看不到任何英文标示。不过,一路上倒是碰到几个中文说得很流利的当地人。幸运的是,在圣彼得堡火车站售票处,这里总算有位能听懂英文的工作人员,于是反复确认日期和目的地后,出票了。

当她在计算器上按出的价格,让窗口外的我们几个老外,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,高铁一等座的车票,折合人民币1250元,单公里运价相当于国内高铁的四倍,比当地的飞机票还要高出一截。不过这与中国之间的总体物价消费落差大致成比例。

和中国一样,俄罗斯的列车上也分为几个等级,这从车身颜色上可以区分,红白相间的子弹头是最快的,其次是红色、银色的快速列车,此外还看到过绿色车皮,车票价格也因速度和车型档次不同由高而低。

停靠在站台边这列开往圣彼得堡的高铁,油漆成红白两色,外形酷似国产CRH3动车组,检票上车后,在两节车厢接头处上方,发现印着西门子的标志,果然都是德系血统。俄罗斯曾尝试自行研制高铁列车,但2010年还是最终从德国西门子进口替代。俄罗斯制造业的没落,已经有

二十多年了,如今莫斯科、圣彼得堡的大街上,跑的都是日本车和韩国车,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以德国制造居多,能源出口已经成为这个昔日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经济支柱。

不过,骄傲的俄罗斯人民依然会在某些方面保留特色。比如,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仍然采取宽轨铁路的国家,高铁车厢尤其宽敞,比国内的动车组整整要大一号,一等座车厢内,设有独立的衣帽间,每排四个真皮沙发座位,坐上去,两腿可以轻松伸直。

提供服务的“铁姐”,基本上二八青春,金发碧眼,推着小车春风般拂过通道,提供免费餐饮,包含牛排和三文鱼两道主菜,红白葡萄酒伏尔软饮加任选,餐后茶点也一应俱全。说实话,俄国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味道还不错。

车厢内的液晶循环电视播放节目,但需要插上座位边上的耳塞才可以收听,如此,公共空间得以保全清净。旅途中,我所在的车厢,还没有听到有人接听电话。火车上的俄国人们都在干嘛呢?看书的人真多。有的是拿着iPad看,有的是拿着一本手掌大的小说模样的书,也有看着看着就打起盹来的。

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京沪高铁上的经历,那近五个小时的旅程,你至少得经受280分钟的各种聊天和外加音乐的煎熬。难怪在俄国和中国都生活过的旅行作家彼得海勒说,俄国人沉默,中国人活泼。

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这条路线,全程650公里,进口的西门子列车得四个半小时才能跑完全程,平均时速不到150公里,与中国T字头的火车速度相仿,但在俄罗斯已属超快速度。

俄罗斯境内的铁路总里程超过八万公里,其中以西伯利亚大铁路最为著名,这条全长9300多公里的铁路,在1916年全线通车,起点设在欧洲部分的莫斯科,终点位于亚洲太平洋洋边的海参崴,横跨九个时区,全程七天六夜,是全世界铁路旅行爱好者心心念念的路线。

但是俄境内铁路很久没升级,火车钢轮经过之处,“狂吃狂吃”声不绝。过岔道时,车身也会有剧烈晃动。受制于路基和轨道条件,据说,俄罗斯有些地方的货运列车的平均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,还不如骑自行车快。

考虑到俄罗斯将在4年后举办世界杯,当地媒体报道,大批基础设施的欠账,都将在最近几年得以清偿,包括修建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线路,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。

在这个极北国家旅行,就得适应这样的慢节奏。街头卖热狗的大妈,当你把钱拽在手中快五分钟时,她依然很努力地往面包里挤番茄酱;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,我亲见一位地勤工作人员,打印一张登机牌,用了不下十分钟,当然他额头上的汗珠也充分说明,可能是业务不熟所致;就连5月9日纪念二战胜利日上,军人正步列队经过涅瓦大街时,路上游行的人们,步调依然是慢悠悠的,小孩子们则直接爬到树杈上看热闹。

从地理气候决定论的角度解释,热带和寒带的居民,都容易形成慢节奏的习惯。在冬日的圣彼得堡,一天只有三个小时的白天,而到了五月份,晚上十一点,夕阳的金边依然倒映在涅瓦河上,一天可以当做两天用,连旅行者都觉得不在河边喝酒小憩,享受生活,都是对光阴的不敬。

即便在工作日,在古城诺夫哥罗德的林荫大道,两边的长椅上几乎没有空座,遛狗带孩子的年轻人随处可见。在另一个古城雅罗斯拉夫尔城墙下的伏尔加河畔,两个男青年,在河汉里摆下“迷魂阵”渔网,悠哉地捕鱼,我坐在一旁都看的津津有味。远处的沙滩上,晒太阳、打排球的比比皆是。

在火车上,慢的好处是,你可以多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,那就是一幅幅快速后退的油画。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,沿线布满密不透风的白桦林和针叶林,大片的树林间有时又会突然冒出一片开阔草地和闪亮的湖泊,在黑土地的滋养下,那草绿得快要冒出油来,湖水泛着银光,树林和草原之间点缀着红、黄、白色的小房子。

这时候,四个半小时的旅程,只会让人感觉太短。

